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汪彥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_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

邃

其容乃盱

于

衡而誥曰异

異

乎交益

之士

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異哉

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

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詰告也良曰盱容溫潤之

貌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

眉怪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蓋音有楚夏者上風

都也昇乎怪詞也士人通稱也

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曰

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

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

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

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

也土土壤風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

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

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

之謂也

劉曰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

積習為之常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滌而成也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

五臣辯囿也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

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解也言吳蜀

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以德

音釋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

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與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與天地未祛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列宿分其野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嶽

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

劉曰潭淵也屈

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宮東井與鬼之分野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

國以巖岡江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
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
蠻陬子夷落譯

導而通者鳥獸之氓

麥耕也

劉曰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杜篤

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
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
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翰曰陬聚也落居
也譯易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殊別不為中
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
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
正位居

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

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
策頃子曰韓天下之喉咽魏天下之胸腹也李尤函谷
闕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翰曰正位謂
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居君體者以中

夏為咽喉之要不以
邊陲為襟帶之險也
長世字眊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

險為屏也

善曰左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
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

文曰眊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
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
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向曰字
養眊民也藩屏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而子大夫

之賢尚弗

五臣
作不

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

貢職

善曰言不曾與衆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
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

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其敎而
自勉厲翼戴上命左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
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

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
又撰考識曰穿胸膽耳莫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為
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佐也等等差威威儀也
責其不曾庶幾翼佐以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
主也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而徒務於詭隨匪民
義於魏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五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隨惡同於匪

民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
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
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楚陵碑曰進
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向曰詭曲也
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
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鴆毒於
絕遠之域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為榮

西蜀亦不以德而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務驕其險阻也

苦離以矜然假屈

渠屈彊兩

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

舛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蒔於中遠造沐猴於棘刺

劉曰李剋

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踏駁楚辭天問曰靡蒔九連泉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以大於削今棘刺

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
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
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針
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敗
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
漢書伍被曰倔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
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頽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司
馬彪莊子注曰躋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王逸
楚辭注曰寧有萍草蔓衍於九遠之道靡蔓也向曰
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
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翰
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斜角不正徒誇
飾以為沃壤也倔彊謂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
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杳寧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銑
曰粹美方比壯大躋乖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
以此於大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遠路也靡流

貌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
之言差謬如中路尋萍棘之刺端造沐猴也
劍閣雖

嶠力彫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
善曰劍閣蜀境也
酈元水經注曰小

劍去大劍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廣雅曰嶠巢高也又
曰蹶敗也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
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

道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善曰洞庭
吳境也史

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
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

治國能無知乎
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
無德而恃之者必見奔此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彼桑

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沉河冀之爽塏
苦與江介之

秋水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傳曰齊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秋水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

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

草交曰湄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長庚昏見

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也秋水湄小水也言桑榆末

光上踰越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居於河故將語子以

冀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為齊也

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劉曰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

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

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

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

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

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

華與卓蹠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濟曰語于者先生語二客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于時運距陽九漢

網絕維奸回內艱

備

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沈帝宇

巢焚原燎變為煨

鳥燼似懷進

故荆棘旅庭殷殷謹於寰內繩繩

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劉曰不飲酒而怒曰艱詩

曰內艱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閹官故曰內艱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新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乃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

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疎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反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又曰煨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毛萇詩傳曰殷衆也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洋八區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綱法網也維網綱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綱維也向曰回邪黷

奮也紫微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奸邪內奮兵革纏繞於宮室也又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庭銑曰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衆也窠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廢鹿寄於城邑

之伊洛榛

士

曠峭函荒蕪臨菑

側持

牢落鄆郢丘墟

善曰服虔

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曰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峭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鄆郢楚地牢落閑寂也言此四都皆亂而是有魏開也榛曠荒蕪閑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比焉亦猶犂

昌

麋之與子都培

部塿路之與方壺也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隼廢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

陳有惡人焉曰敦冷隼廢椎顙廣顙色如漆陳侯悅之詩曰不見子都左傳太叔曰培塿無松柏方壺二山名

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培塿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

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

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

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

五臣作均

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

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

祀而懷舊蘊於遐年

劉曰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

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隈猶陽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舜禹也翰曰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主故曰美其風德也

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

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烏朗川澤廻繚了

恒碣礚五感礚五各於青霄河汾浩沔翰而皓漻與沙南瞻淇

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

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

邪而難老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

背鴈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鄢陵河南

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瑟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胸猶前也南都賦曰渭水蕩其胸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鄴衛碭碭高貌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上林賦曰潏潏潢漾廣雅曰浩漕大也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囿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沁水駛流也沁與瑟同魚豢典略曰浪井

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向曰齊秦國名冀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南故云開胸

如人之胸在前也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邃也迴繚繚繞貌恒碣二山河汾二水名浩渺浩渺並水大

流貌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澄二

水名漳水冷澄水熱若出於澄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

沼水之通稱也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

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

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鉦者文之失也濟曰瑟沁也水

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清潔可

以蕩滌疾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

病而延壽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

隰昉昉勻墳衍斥斥或嵬鳥罪鼎力罪而複陸或醺苦朗而

拓託落乾坤交泰而烟煴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

拓託落乾坤交泰而烟煴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

遲振古萌祗帝疇昔藏氣識楚緯閔象竹帛迺時世臣

代作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

光宅

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

書禹貢曰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閔閉也詩云閔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

水厓曰墳下平曰衍詩曰酌酌原隰斥斥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魏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

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毛詩曰振古如茲毛

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祗本也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

所出書曰讖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

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
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飛龍白水毛詩序曰文
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
漢初弗之宅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鹽池在河東
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液並
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曰菟鼎高下貌複陸
重疊也黽朗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
也或光明寬廣徽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煴而豫作
嘉祥之美明示我魏太祖也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
楚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
不可當也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也向曰酌
酌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廣大貌又曰朕跡也
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祗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
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
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帛素也
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上灼

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良曰暨至也今

至聖武始受命而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既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

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

公草創而高門有闕浪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

之軌并文武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准當年而為量思

重交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儔子拱木於林衡授全模

五臣於梓匠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

允臧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
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淮南子
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
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論語曰禹卑宮室毛
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閭說文曰僦具也孟子曰梓
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始謂經
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僦理木之器兩手合抱
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木之人銑曰雍西京
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濟曰堯之所居茅茨
不翦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公文王祖
也為戎狄侵國遷於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
有德也閭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
復修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聖哲之軌則順
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

其折中准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文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

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

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五臣作曜建社稷作清廟築曾

宮以迴匝比岡隙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

弘規對若崇山崖起以五臣本作而崔嵬髣若玄雲舒蜺以

高垂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

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務西都賦序曰

衆庶悅豫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玉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曰銓火也釜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隙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 翰曰隙小山而無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隙而無險也 濟曰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釜次也言述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 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忖度而騁巧妙又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髣雲貌言殿之丹青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 良曰清廟祖廟也環

材巨世插

楚除立塼

參差粉

扶棹老

複結欒櫨

盧

疊施丹

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蒂華

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澹池劉曰

曰桷謂之榱

善曰廣雅曰曲桷謂之欂櫨

欂櫨柱枅也然欂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賦曰抗廡

龍之虹梁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

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

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澼池北流

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者也榱塹相接

貌參差不齊貌枅棟橈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欂櫨枅

榱斗也累疊而施之又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

頭兩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概猶髣髴也澼池

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髴似也翰曰亘橫

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桷謂榱也森多也支離歷歷

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

行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蒂之懸
井中皆畫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
旅楹間列暉鑒

挾浪振人棖題黹徒對階隋述尹嶙峒詢長庭砥履至

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劉曰詩云旅楹有間挾中央也振屋宇穩

也文昌殿前有鐘虞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
大火五月丙寅作糴賓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

七月始設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間大也謂

間然大也暉鑒謂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鑒照
也聲類曰黹黑也黹亦黑也應劭上林賦注曰隋闕橫

也西京賦曰柅鏐嶙峒埤蒼曰嶙峒山崖之貌也毛詩
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

足以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閑間列行也言棟柱每間
而行上有朱色窓復見日光故暉色鑒明於挾振挾振

屋內也椽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黦黦而深黑色謂漆之然也階階階道上處嶙峋次級也又曰津潤也填以沙土其平如砥言長庭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
向曰虞鍾格架也夾對陳布也言相對布於長庭
北闕南端攸善作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

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賓

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東

西上東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南端法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輪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銑曰闕啟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向曰於

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願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左則中朝有艸聽政作

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留土無締題錦玄化

所甄國風所稟

劉曰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

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艸赤貌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稟受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點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翰曰艸光也言中朝衣冠盛艸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

樸非斷去秦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 銑曰鏤
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
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於前則宣明顯陽順
儉約稟于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

德宗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

此禮叶韻

蕙風如薰甘露如醴

劉曰聽政殿前聽政門前升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并

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 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泉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 良曰四者皆門名闈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門重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貌 銑曰猗猗萋萋草樹盛貌蕙香草也

焚香曰薰言草木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
甘露函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禁臺省中

連闥對廊直事所繇

五臣作由

典刑所藏謁謁列侍金烟齊

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

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醪亦順時腍理則治

劉曰升賢門內聽政門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
內升賢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
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
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
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
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
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
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烟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

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
平旦也周禮曰市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
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
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
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
尚符璽謂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
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齋
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醕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
曰用新去陳滕理遂通高誘曰滕理肌脈也銑曰禁
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閭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
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翰
曰諱諱多威貌蜩蟬也漢官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
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帷幄出納
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楷式又曰亞次也柱後
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察人過符節掌符旌節謁者
通事者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向曰膳夫掌食之官

藥劑主藥品之職醇酒言食與酒各隨時而進之藥劑治膝理之疾膝理者皮膚間也於後則椒

鶴文石永巷壺

五臣作閫

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

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温室儀彤宇宙歷象賢聖圖

以百瑞綽

祖對

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

亦等競

劉曰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

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

二坊之中安者温室中有畫象讚尚書敘繇薦舜曰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

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

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

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茫茫遠貌楚辭曰長

無絕今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濟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閭術謂宮

門道詰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

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

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溫室殿名丹青炳煥畫文也翰

曰言於溫室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

贊頌使人主見之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

身也言舜作繪畫彛器以為鑒戒今之溫室亦與齊競

也

右則疎

五臣作蔬

圃曲池下畹

於遠

高堂蘭渚萋萋

莫來

石瀨

湯湯

傷

弱菱

子公

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睒

千麗

呂梁

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肩宇以經營飛陞方輦而徑西

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

善本作高

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

上累棟而重雷

力救

下冰室而沍冥

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

固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楊雄法言曰青齊兗豫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菱而咎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之所不能遊也漢殿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夾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閣道相通直行為經周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爵臺山海經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因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苒苒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苒苒然楚辭曰石瀨粼粼說文曰睒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

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良曰蔬圃菜園也畹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池植蘭曰蘭渚莓莓盛貌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芟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際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脣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爵臺冰井臺金鳳臺也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屋上故曰亢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削成也重雷重屋簷也冰室

周軒中天丹墀臨茲增構我我

清塵影影

匹遙切五臣作剽剽

雲崔踞

低音

蹙而矯首壯翼搞鏤於

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暾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

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
焱焱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
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
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窠翥於堯標感愬風也但
鳥跂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踈則舉羽翮用勢若將
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踈堯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
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
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
登木末以闕泉楊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
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
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隤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
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蹻孰能
超而窅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
輕捷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
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
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窅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

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
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
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七
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
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
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
馬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
曰眸子童子翰曰長廊有牕而周迴曰周軒中高也
天子庭曰丹墀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莪莪高貌屋
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剝剝輕舉也向曰雲雀
鳳也跼蹐躑躅躑躅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
大摘發也言鳳之大翼光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
寮窻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
龍光於綺窻翰曰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
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間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
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

長塗牟首豪徵

古

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

魚

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

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

舞豪徵道也畧漏漏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

善

曰說文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

書曰倡亦唱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

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尉漢書曰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園曰鉤

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向曰牟

首閭道有室者豪徵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

言刻漏嚴肅而晝夜明候時而有節也法衛侍衛也閑

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侍衛帝於是崇墉濬洫

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無驚擾也

嬰堞帶涖四門轍轍

魚

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

塹

鳥害

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

五臣作詩

臨焦原而弗悅

五臣作况誰勁捷而無猓

晉理

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

五臣

作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

劉曰壙城也濬深也沍城溝

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沍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翟伐衛冠俠城洙厓也詩曰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

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

也善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賓曰軼埃塹之混濁周子曰萬物

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速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若若說文曰陟

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蕙猓與蕙同陽靈天神甘泉賦曰齊平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銑曰溝洫

嬰繞也堞城上女牆洙水涯也言宮闕繞崇城之堞帶
深溝之涯也轍轍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四門轍轍
而高也大厦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地埃壘塵昏
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塵昏
之所資混然之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
標立也焦原山名代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不
比況猓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堅
固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陰祗
雷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下望
之若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也苑五臣作苑

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圓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

木竦尋篁篠懷風蒲

善作蒲

桃結陰回淵淮積水深蒹葭

贊

胡大胡官

蔚森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濤而浸心潭

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棲者擇木雖者擇音若咆步蒲交沒

解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語五臣勒虞箴思國

邱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音金劉曰

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行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木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雖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況其巨者乎揚雄曰勃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鷗鷄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麇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圓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國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荅曰文王之國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不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闕之內有圓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圜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繚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詩曰有淮者淵文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曰凌波而的礫即藕為偏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礫江靡浸潭漸漬也洞蕭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

為牆環繞以為苑圓圓中觀宇相臨言多也又曰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近在此若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陰皆自得其類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竦尋者大木也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回曲漶澄也積水衆流相合為池贗分別也言衆草森然分別於內又曰禦謂池沼草木有屋庇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勒無為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蘇草也言苑園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銑曰丹藕蓮也的磔映水貌芰菱也浸潭浮貌羽翮鳥也翮顏水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或沈也腓翰曰雉鳥鳴也言不迫遂不傷其性皆得安理如此腓

腓
白莫
垌野奕奕菑畝甘荼途
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漑其

前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雨

水澍

之稷

衡古

稌

陸時

稷

黍黝黝

柳一

桑柘

油麻

紵

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音咽

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武而

隔踰奕世

劉曰腴腴美也詩曰周原

腴腴莖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蓄詩曰薄言采芑于此蓄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

麥也今鄴下有十二澄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澄者也微子麥秀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

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很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隨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曰中

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

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注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分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爲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稂稊高則置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方言曰蒔植立也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也蒔蒔也茶苦菜也伊維螽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蒔多稻麥也登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口分渠口各別也又曰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為布銑曰蓄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雨也良曰稂稊蒔種也又曰均田畫疇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而布蔭翳

繁盛貌 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隔阻踰絕也內言太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則街衢

善作衢

輻湊朱闕結隅石杠

江

飛梁出控漳渠疏

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

平

而可濯方步欄

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

所

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

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

劉曰言鄴城內

諸衛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石橋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衛交道也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

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櫺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櫺宜擾蓄上林賦曰步櫺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向曰闕樓隅角控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渚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櫺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斑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閭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其府寺則位副三事

官踰六卿太

善作奉

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

榮肅肅階關

許亮

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禎

劉曰當司馬門

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
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
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
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
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
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
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
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
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 善曰毛詩曰三事
大夫莫敢以夜又曰夏屋渠渠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
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崇屋翼也爾雅曰兩階
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扇門之闕也毛詩曰
赫赫師尹毛萇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
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毛萇曰禎幹
也 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用以
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

斷刑獄厦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府寺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關兩階之間言作為積祥肅然嚴整扁闕也言有重門故其闕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毗佐積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政也

之東開出長者巷苞

五臣作包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窗與

騎朝猥

烏罪

蹠徒

斂其中

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北入皆貴里都

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曰萬石君傳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廣雅曰猥衆也聲類曰蹠蹠也說文曰斂陋也丘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所居之里而置之帝宮之東寘置也開門也言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向曰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窗銑曰輿車騎

馬猥多也。踈鼓言累積也。天下朝貢營客館以周坊飾車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

善作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閑閤起建安而首立葺。立

牆幕室房廡雜襲剖居厠月罔掇五臣匠斲積習廣成

之傳知無以傳亭街之邸不能及劉曰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

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左傳曰高其閭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巧人以時

幕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墜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閭巷門也。一曰閭門中

所從出入也葺葺也。巧人塗人也。葺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成傳

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剖厠曲刀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

時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閤巷門也閤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翰曰葦覆霽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厠斤斧也固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也廣成傳秦之客館橐街邸蠻夷館漢時所立言廊三市而開塵籍平遠而

五臣作之

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闌闔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

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

堯

薛修所眺之博大

劉曰周禮

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

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
註曰旗亭市樓也崑崙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眺視也

翰曰廓開也廛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
開市要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

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閑闌市中巷繞市
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

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
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之貨

賄可謂富博廣大也百隧穀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

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平而交易刀布質

而無算劉曰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
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
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

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
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
文曰播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
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
事也良曰隧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靡
擊也軫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播馬幕覆車
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方混同
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異見質割市吏
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財五臣作材以工化賄以
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算財五臣作材以工化賄以
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庾而
就攻不鬻邪而豫五臣作預賈古著馴致善本之醇醲劉曰
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
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

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
禮記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
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
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平肆展成
鄭玄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價防誑豫善曰廣
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賄財也廣雅曰長常也
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淮南
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
昌言曰醇釀之化既決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
曰釀厚酒也以酒之釀以喻政厚也翰曰言物之材
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
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
窳盜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釀樸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
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
為賈賣明順置法
以勸醇樸之理也

白藏

平

之藏

去

富有

無隄

同賑

大內

控引世資寶

琮嫁

積滯

徒結

琛幣充牣

切

關石之所和

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救而馭

祖駿

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埽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

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殿燕幽州也弧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筋

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

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樂瓠之後輸布一疋二丈是謂實布廩君之已氏出帑布八丈賈逵國

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

中說文曰駟壯馬也銑曰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

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向曰寶南夷稅名帙布也璫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滿

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閤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也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

地言滿庫委積其勁硬者廐養馬屋也駟壯也至乎勅冀馬謂冀北所生馬填溢廐中而呈壯駿也

京巨敵紂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旌

旗躍莖弓珣以解繁景矛鉞飄英三屬之甲縵韓胡之

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五月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

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流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

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屨者謂之珣屨骨也檠弓桺也詩曰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中趙惠文王好劒劒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綬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檠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向曰勅大也糾紛亂也庶土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曜其威靈也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珣檠弓匣也解檠開弓匣矛鋌皆兵器為風飄

其英英旗飾也 銑曰屬連也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
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擇也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
無不中故妙擬更贏齊被練而銑息戈襲偏裒督以讀
更贏古之善射者也

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胡麥精通目無

匪制推鋒積紀鎡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

命吞滅咆白咻休雲撤叛換席卷虔劉子威八紘荒

阻率田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輶輶田反旆悠悠凱

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利五印國無費留劉曰左傳曰

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武曰強弩在前銑戈在後司馬
法曰師多則黷孫子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

曰庖丁為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焉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破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曰一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曰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剋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咻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曰咆咻于中國吞滅咆咻者剋黜韓暹楊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叛換者謂討破袁紹

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
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
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
謂北羈單于於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
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其漿。」蘇秦曰：「鞫
鞫殷殷。」若三軍之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
嚴衆也。」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
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剋印印角利也。」韓信傳
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剋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
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
伐東山，衣之偏褰之衣。」韋昭曰：褰在中，左右異色。故曰
偏褰。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
出以律，漢書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
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
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
崙蒼頡篇曰：鞫鞫衆車聲也。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

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向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鈇利之戈襲著也偏裝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裝之裳以為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旅輶輶衆聲悠悠旌旌飛貌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利印印角漸銷項羽欲封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今得利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利印功不賞曰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銑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精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為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銑之氣彌加猛銳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然猶咆哮也言放棄王命咆哮不賓者皆除翦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侵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

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荒
阻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喪亂既弭

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桺
胡甲刀虹旌攝

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

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

流行
劉曰尚書曰往伐歸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譬猶殍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

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民

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

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

道中以為常禮記曰仲春省園圖文子曰法寬刑緩園圖
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王歸馬放
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戰斂其柯藏押其刃虹旌畫
為虹者攝收其摩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
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民斟酌
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而窺鑒其情通而
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司左契以御天下緣順
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自然勸勉而復貴道賤利
固園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於是東
鯤啼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懋惠朔北思韙偉繇繇迥

塗驟山驟水

強居

負責

慈

贄職

重譯貢篚

側

首之豪

鑿渠

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

而

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

夜未遽庭燎晰晰

列支

有客祁祁載華載裔

入聲叶韻

爰爰冠

緹

所綳

累

辨髮清酤

戶

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

息

溫耐

遲

有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惜惜醢

一

譙酣滑無

譁

呼瓜反

劉曰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鯨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

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髻首賁禮賁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

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呼韓廚泉將

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凍

飲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酒也韓詩曰賓爾暹豆飲酒之醢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醢許氏曰醢者美

酒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曰賁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山之魑武羅司之穿耳以鑲郭璞曰鑲金銀之罷名魑音神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纚今之幘也纚與縷同漢書曰諸侯纚纚從楚又終軍曰解纚髮削左衽毛詩曰既戴清酤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皤皤豐多之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笑飲此滑矣毛萇曰滑菑也鄭玄曰沛菑之一曰滑樂也東鯤西傾國名即就序次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躋美也縣縣遠貌迥長也襁以繩繫篋賁贅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縣縣

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筐篚，賫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人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澌冰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衍衍皤皤，並多貌。惜惜和悅之貌。能者飲不能者止。醴，燕滑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銑曰：髻首簾耳，皆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斂衽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載裔，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纓，則岌岌然纓冠也。岌，高貌。蕃夷之人則辨髮，行列纍纍然。良曰：清醑，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

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

五莖

善無六英字

曹

音曹五臣作曹

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

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嘗樂曰大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聽也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嘗樂五莖顓頊樂冠首也冒猶籠也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龍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樂之聲二嬴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

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

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

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

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

五臣

覺雜糅

汝

紛錯兼該汜

敷

切善

博鞞

都泥

鞞

所掌之音

鞞

邁

昧任

金

禁金

之曲

以

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劉曰

鞞鞞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

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

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靡也

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韞孝經鈞命決曰東夷曰昧
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韞昧皆東
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翰曰千盾咸斧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
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
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韞文綵也粉錯亂
雜也該同也汜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綵亂雜兼
同普汜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曰韞韞樂官掌四夷
樂所以各為其方樂以娛之
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

既苗既狩爰遊爰豫籍田

以禮動大閱以義舉

去

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

邁梁騶之所著

劉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
籍田於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

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
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
度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
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
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
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
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銑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
盡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籍
田以為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
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
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
獵講武也百官禮樂銑銑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駟古
者天子田獵地名今林不槎仕五雅害柎澤不伐天鳥斧斨
則過古書之所著也

七
羊以時魯網

善作

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

育數丹魚為之生沼商律雲翔龍澤馬于錄阜山圖其

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

自擾嘉穎離合以尊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

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

兆劉曰草木未成曰夭斯方斧也詩曰取彼斧斯以伐

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麋

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

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

玄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

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黃初二年醴泉出河

內郡玉辟一枚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神

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

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藥澤不伐夭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亓小步也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顓穗也蕞茂盛貌蒼頡篇曰積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良曰槎斬也析斬去木梢也今復出者大獸之子析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析林木傷伐大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罾弋故云斧析以時罾網以道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魚並祥瑞數澤池沼也翰曰商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亓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曰其時三足烏九

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馴擾也

銑曰嘉

穎為嘉禾合穗萼萼花秀貌浩浩泉流貌此皆明禎祥

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 旻旻美率

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醺徒粹餘糧廩而弗

五臣本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輿符命用出翩翩

黃鳥銜書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

神器闕五臣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

作窺

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

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

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

遲籀

又逐

篇章畢

觀優賢著於揚歷匪藥形於親戚

劉曰河洛開與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

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於金縢縢緘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也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漢書鼂錯曰今陛下不藥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庶藥畜之也良曰政貶和樂貌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遺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醇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又曰五德五行也蒞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又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讎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

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興而大魏符命用出也

翩

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
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
人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濟曰委棄也神器
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又曰翌明也言文
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
向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匱金匱也所謂玉版
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又曰著明
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藥私形見也言
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
就帝位乃改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
之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

才若東阿抗旂則威噏

驗

秋霜擣翰則華縱春葩英詰

列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

有謚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

劉曰建安二十三年

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為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藩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社噏猶猛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翰曰本根也言諸兄弟侯王皆帝之

同體如木之同根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藩援銑曰
抗立險猛擣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彰
發文翰則華縱如春之葩花謂東阿王植良曰二八
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七謂光武二
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向曰言王侯將相赫赫
而威震震而壯皆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謐者也秦階三
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兆
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也箕祀有紀天

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

五臣作情

綽矣帝德冲矣

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

亘卷

居免

領與結繩賧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

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

五臣作代

篤玄同奚遽不能

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

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虛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述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曰幽通賦曰且箕祀於契龜音義曰箕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冲字書曰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於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翰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箕年有數天祿去已遂傳業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

綽帝德冲深自退為臣實至公矣濟曰榮猶美也庸
庸瑣瑣也亘過也睠睠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
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
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領結繩之主睠顧留心
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
同也奚猶何也遽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
高代有醇厚宇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是故料聊
言我亦不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

其建國析

先

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

五臣作措

復之而

無斁

亦

申之而有裕非疏糲

魯葛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

言所能具

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粗也韓非曰糲糧之飯藜藿之羹漢書司馬遷傳曰質

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斯

又曰綽綽有裕 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令得其所詢謀宮室之儉奢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數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舉措枉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陟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

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詢美之所不

渝其中

五臣無其中字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殿

蓋節之淵

五臣作泉

砥砥

析

精衛銜木償

常

怨冤

常山平于

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

俗無影

五臣作景

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

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

扶原反 劉曰老子曰人之輕

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驚鵲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掘鯉淀在河澗莫縣之西淀者如澗而淺也蓋節澗在平原高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曰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續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續子來過都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

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
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
中實無形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鹿
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妾母母大怖暮
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
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
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
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水中取
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繫齋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
鯉來出生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
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
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燬孔甲祠而禱之來還
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
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於國故曰常山平子也師門者
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

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萁曰渝變也說文曰抵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反今音祇抵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向曰洵信也渝異也言山川俾絕物產大殊名奇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談之非改變而妄說也易陽濟曰浚泉而淺者周旋周遊也良注翰注同

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

五臣作固

安之栗醇酎中山流酒千日淇其洹桓之筍信都之棗

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

總子弄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福多善作夠非可單究是

苦侯反

以抑而未罄也

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記曰趙中山

鼓鳴瑟趾躍躡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藿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醉應解也遂往問其隣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以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桓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繇清河出繇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趾為躡都睪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

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杜預左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也洹或為園音垣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水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同飲曰流同醉曰酒向曰夥多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多豈可一一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閒

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

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牆本前脩以作系

胡計反劉曰逸詩九變

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

故曰末上林之墮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
離騷攘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牆填塹使
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置罟與百
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
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
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牆填塹亂以收
其置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
脩以為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
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牆之事首尾相屬非本系
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牆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
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牆收置罟雖不
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
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
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
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
牆填塹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諷一故輕末而

鄧賦 翰曰旨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
魏都之間麗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
美上林賦云頽牆填塹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
使山澤之人得至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
然故以頽牆為末事也守古人 其軍容弗犯信 其果
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

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勲配管敬之績歌鐘析先邦

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
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

魏絳女樂一分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
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善
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
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
也左傳曰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
太祖元勲啓立輔臣毛詩曰令聞令望 濟曰糾察華

夏使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也勲功也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勲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閒居隘巷室邇心

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軼廬諸侯為之止戈

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

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軼之其僕

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軼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軼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毋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迺老子曰解

其紛 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
大富有仁義職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
其廬而軾馬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貴非吾尊重
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搦

女格

秦起趙威振八蕃則

信陵之名若蘭芬也

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

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
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
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
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
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
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
子威振天下 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

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
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士踰於丘山同軒
即為御也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

英辯榮

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

知

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

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

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壁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壁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脅摧齒雖伴死即威以賁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

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

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反論曰噓枯則各榮解嘲曰室隙蹈瑕而無所屈也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說榮

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儀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摧五臣惟庸蜀與敵之故此亦足云二人皆魏人也作權

鵠幼鵠同窠

和苦句溝

吳與鼃

烏華鼃猛

同穴一自以為禽

獸一自以為魚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摧揚摧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

之南左氏傳曰鸛鵒株株鸛具踰反株音朱世本曰吳
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說
文曰鼃蝦蟇也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漢賈捐之
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鼃何足貪也鍾會論曰吳之
玩水若魚鼃蜀之使山若禽獸良曰推猶實也蜀多
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鵲之同巢偏小也吳有江湖卑濕
如與鼃龜同穴也

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

藏漏而沮

子

洳林數石留

力

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

恒翳宅土煊

許

暑封疆障厲

劉曰

山阜猥積蜀也泉流

韓王曰汾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
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
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崎嶇傾倒也字
書曰映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藏者何漬也周易曰壅

敞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如其漸洳也楊惲書曰蕪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又曰泄猶出也埤蒼曰燭熱貌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崎嶇而險也良曰言吳多江海流泉逆集言百川水逆集於此映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瀝水多復漏而出沮如泉泥相和貌林藪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向注同蔡芥

螫

適

刺

力

昆

蟲

毒

噬

劉曰

蔡芥

螫刺多毒

草也

昆蟲

毒

善曰

王逸

楚辭注曰蔡草芥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翰曰刺割噬

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適

漢罪流禦秦餘徒剋制宵貌

割人昆蟲毒蟲皆咬人也

叢

罪

陋

稟

質

選

七

脆

衛

巷

無

杼

直

首

里

罕

耆

耄

或

魑

直

騷

五臣作結音計

而左言或鏤膚而鑽

在官髮或明發而嬿

徒召歌

或浮泳而卒歲

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徙充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

日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曰舜流四凶族以禦魑魅廣雅曰邪

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天巴蜀輕易淫泆柔

弱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燕記曰豐人杼首

杼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

首左傳曰蕞爾小國蕞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蓮亦

脆說文曰脆少爽易斷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

伯舅耄耄老七十曰耄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

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士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

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漢

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子踐

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嬿嬿契契

愈退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佻或作嫗音韋荅詩曰何以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魍魎裂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貌叢陋醜惡蓬脆急躁輕蹶之貌濟曰罕希也言吳蜀人叢陋人多不壽哉巷無杼首里希耆老彫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即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銳曰發曉也嫗歌人憂者歎急切之歌言二風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歲之事

俗以登

而界慄果

為嫗

音盡五臣作嫗胡麥反

人物以戕害為藝

善日

揚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登應劭曰登狹也方言曰慄勇也果與慄古字通說文曰嫗靜好也左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良曰言風俗以使劣果勇為好人物以殘忍殺害為能也威儀所不

攝憲章所不綴

劉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

也濟曰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

由重山之東阨

鳥界

因長川之

臣五

作而裾勢距遠闕以闕閼時高櫟巢

而陞制

劉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

川裾勢謂吳也漢書形束壤制善曰東阨束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據字九御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翰曰言距守遠關闕閼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非其

宜矣薄戍縣冪無異蛛螫

莫侯

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

衛

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螫作網咎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銑曰縣冪微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螫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也弱兵

碎甲何異螳螂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

與先代

善作世

而常然雖信險而

勦了

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

建業則亦顛沛

善曰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

馬融曰顛沛僵仆也

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

述稱蜀帝而亡雖各以恃險皆勦絕揆度也我度二國

則為後轍喪敗無日矣

翰曰迄竟顧非累卵於疊基

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顧非累卵於疊基

焉至觀形而懷怛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

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

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

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

懼也良曰苟息累十二基子加九卵於上晉平公曰

危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懷惻

但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

藹

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

須時說文曰木董朝華暮落

濟曰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菴藹然至暮

而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殷之

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

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

秀蘄蘄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先生之此歌謠也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

言未卒吳蜀二客矐

音矐善作矐

然相顧

力天焉失所有覲

他曹莫贈反五臣作惜

容神藥

而形如

音弛氣離坐快士墨而典

謝

劉曰懼懼也春秋傳駟氏懼懼詩曰有靦面目嘗愧也左傳曰亦無普焉楊雄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

慙

善曰張以慢先攏反今本並為矐矐大視也呼縛

反

說文曰矐失意視也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矐與

藥

同呂氏春秋曰以如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如

臭

敗之義也廣雅曰弛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

也

說文曰謝辭也向曰矐然驚也矐焉失意貌靦面

慙

貌慙愧也形屈曰藥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翰

曰

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愧懼踧

踏

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慙墨面色變墨而慙也曰

僕黨清狂怵迫閩漢

卜

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

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

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

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閩越名也秦并天

下以其地為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
東甌孔安國尚書注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
不知從乎葵霍王逸曰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從葵霍
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
辭曰恐皇輿之敗績漢班嗣書曰伏孔氏之軌躅也
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怵迫猶逼迫
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
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散習不覺
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習俗過以汎剽之單
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

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

直性邊

龍以貽

以

繆偁

充補

辰光而

罔定

劉曰方言汎剽輕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

誤也王逸楚辭注

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

性以貽繆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

說文曰貽重次

第物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偁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

辰貫達曰日月星也銑曰汎剗輕薄也單惠猶小才也性用心誤也賤次徇視也辰光日也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生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煥不定言敬懼之甚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

盛匪同憂於有聖

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間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入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於

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
彼聖人同此憂之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
莫測也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
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
使去危就安豈非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
同聖人之憂乎

景而幽泉高鏡

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驚蟄
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

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走而
驚蟄賭周易曰潛龍勿用良曰言先生之言啟發我
心如方春雷震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
龍升天浮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部家與剝廬

非蘇世而居政

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

與易曰豐其蔀屋其家小人剥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
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
見蔀家剥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
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曖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
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濟曰蔀家幽闇之處剥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
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且夫寒谷
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豐黍吹律以

善無以字

暖之也

五臣無以字

昏情爽曙箴規以

善無

以顯之也

五臣無也字書注爽明也

說文曰曙旦明也

劉同銑注善曰孔安國尚銑曰鄒衍

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

向曰爽明曉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

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

車二六三頃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劉曰太史書曰田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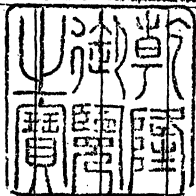
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善作生申錫教戒之為遠大也

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劉曰

荀子曰辯說譬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文帝賜尉佗書曰兩帝並作新序曰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濟曰亮信也銑曰

天經地緯猶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
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
者自悔之也



文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

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註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佗皆類此 翰曰揚雄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嘗作緜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時帝為趙飛燕無子注祠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因作此賦以諷之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

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良曰客則楊莊也薦進也雄文則緜竹頌也

相如司馬相如也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止

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成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一祠壇太一所用如雍時又立后土祠汾陰雒上孟康曰時神靈之所止也雒音雖良曰泰時壇名汾水名時祭后土於汾南故曰汾陰嗣謂求子也

召雄待

詔承明之庭

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西都賦曰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

銑曰待詔待天子命也

承明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音諷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

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不其辭曰

敢正言謂之諷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

善作

神休尊明號

善曰晉灼

曰擁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
符三皇也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言將祭
泰時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明號也廣雅曰將
欲也雍音擁 翰曰成帝當漢之十世上玄天也言設
壇郊天冀神之擁祐以休美之祥故尊 同符三皇錄功
祭牲加以殊號謂牛曰一元大武是也

五帝卹脗錫羨

羊箭拓託

迹開統

善曰文穎曰符合也言同符契於三皇錄功勤

於五帝也應劭曰卹憂也脗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
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
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 銑曰卹憂脗續錫
與羨饒拓廣也言成帝憂無子繼續故修泰時祭后土
也神明饒與福祥 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善曰爾雅
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
選也爾雅曰辰時也 濟曰僚官也歷選靈善也言命

羣官選吉日合

星陳而天行

善曰東京賦曰清道按列星陳天行易曰天行健尚

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星陳謂羣臣陳列如星天行天子之行也

良曰

詔招搖與太

善作

泰陰分伏鉤陳使當兵

善曰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

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西都賦曰周以鉤陳之位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鉤曰

招搖北斗端星太陰太歲前二辰也鉤陳星名主營鉤陳言皆畫於旌旗以取象焉屬堪輿以壁

壘分梢變魑

虛

而扶

丑獠

其狂

善曰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

怪曰變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獠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

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與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
向曰堪與天地之神也使知軍之壁壘稍扶皆擊也

夔魑猶狂皆八神奔而警蹕分振殷謹麟黎而軍裝
惡神鬼名

服虔曰自招搖游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與至猶狂八神
也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魑之屬又稍去之故令八方
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麟之盛而以軍裝也漢書武帝紀
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
奔也殷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也向曰八神
八方之神令與天子警蹕也振衆也殷麟盛貌言八方
之衆皆軍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

走陸梁

善曰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
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西京賦

曰蚩尤秉鉞奮鬣被般音班山海經曰蚩尤作兵戈史
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篇曰鉞斧也東

京賦曰紆黃組要干將蔡邕獨斷曰干將劍名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大阿三曰工市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濟曰蚩尤古善用兵者干將劍也秉執也戚斧也玉戚以玉飾斧也蒙茸陸梁亂走貌言使此人帶劍執斧馳走於左右

齊總總以搏搏

子木反五臣作葦

其相膠輶

葛

今疾駭雲迅

迅善作訊

奮以方攘

如羊反攘半散也

善曰晉灼曰方

總總搏搏束聚貌也吳都賦曰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注曰膠葛長遠之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葛其無垠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銑曰總總葦葦攢聚貌膠輶雜亂貌疾駭雲迅言其速也奮亦速也方攘分散貌

駢

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

初蟻切

唬

音牙善作虎

參差魚頰而

鳥盱

胡剛反 不齊也

盱猶併也 張揖上林賦注曰柴虎

並列前後其行迅疾如魚躍鳥翔也 翕誅赫習忽霍霧

參差不齊整貌 頡躍翔也 言衆神 翕誅赫習忽霍霧

集而蒙合兮半散照

善作

爛粲以成章

善曰翕赫盛貌 霍疾貌 爾雅

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 濟曰翕赫習霍

盛疾貌 霧地氣蒙天氣言師衆如蒙霧之合半散照爛

謂分布而光 於是乘輿廼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

曰鳳皇為車飾也 翳隱也 服虔曰華芝蓋也 言以華蓋

自翳也 濟曰乘輿天子也 鳳皇車名 翳隱也 華芝蓋

名 駟蒼螭兮六素虬螭 郭略蕤 惟綏離 離 虬 穆穆 音森五

慘 驪 賦所宜反 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

賦曰乘鑊象六玉蚪說文曰蚪龍無角者春秋命

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螭略羣綏龍行之貌也
龍翰下垂之貌也
向曰駟駕也蒼螭蒼龍也素虬白

龍也凡稱龍者皆馬
也言龍者美之也
帥兩陰閉雪
蘇然陽開
善曰晉灼

雪散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
帥聚雪散也言聚之則陰閉散之則陽開
良曰騰清霄而

軼浮景兮夫何旌
余旒
兆郅質傑
之旖
旒
氏也
善

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旒從風柔弱貌薛
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

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
禮曰鳥隼為旟龜蛇為旐
翰曰清霄天也軼過也浮

景倒景也夫何歎美之辭旗上畫
鳥曰旗畫龜曰旐郅偁竿之貌
流星旒以電燭
作燭

兮咸翠蓋而鸞旗
善曰言星旒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
曰樓煩星旒者羽旒也鄭玄曰可以

為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銑曰旌以旌牛

尾為之飾以星文其光如電懸於竿上以屯善作萬騎指麾也翠蓋翠羽飾蓋鸞旗畫鸞於旗上敦

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

善曰屯與敦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曰方

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營天子營也萬騎千乘言多也

濟曰中聲

馬平

隱以陸離兮

輕先疾雷而馭

合先遺風

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言曰馭馳也郭璞曰馭疾也聖王得

賢臣頌曰追奔電逐遺風向曰駢隱車騎聲也臨高陸離奔馳貌言車騎之速過於疾電馳及遺風也

衍之崕

勇從

今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班天門

兮馳閭闔而入凌兢

巨矜反善曰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崕音踰從

音疎如淳曰峇嶢上下衆多貌服虔曰椽樂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楚辭曰令帝閭闔閭闔闔而望予王逸曰閭闔天門也銑曰壯至也嶢嶢衆多也椽樂山名閭闔天門名凌兢寒涼處也言衆臨高平之地乃升椽樂而至於天門過閭闔是時未臻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入於寒涼之處也

繹繹

善曰輶與繹同或作輶西京賦曰通天諺以疎峙注曰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

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翰曰臻至也繹繹高貌言未至甘泉宮望見通天臺繹繹

然高也

下陰潛以慘

七慄慄來敢切善作廩

兮上洪紛而相錯

善曰慄慄

寒貌也

良曰慘慄不明貌言臺高其下潛陰不明其上廣大光彩交錯也

直嶢嶢以造

錯天兮厥高慶

美而不可乎彌度

杜洛反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

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彌或為疆濟曰嶢嶢高也造至彌終也言其嶢嶢然至天歎其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平原唐其壇徒汗漫善作分列新美

善作於林薄善曰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于盧賦曰案衍壇曼新雉辛

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聚生曰薄曼莫旦切翰曰唐道也壇漫廣大貌新美香草也言平原廣

大之地香草編攢并閭與茝步括兮紛被義麗隸其列於林薄之間

亡五臣反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閭樓也作無鄂五各反茝蔣草名也被麗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

離鄂垠鄂也銑曰攢植也并閭茝蔣皆瑞草名也言此草編植被麗色於林野無涯際也宗丘陵

之駢頗駢我兮深溝嶽苦嚴而為谷善曰蘇林曰駢駢音巨我駢駢高大

貌也嶽巖深貌也

向曰丘陵山之總名駸

駸高也嶽巖旁深貌言山阜之高溝坑之深

達達

五臣作往

往

離宮般

班

以相燭兮封巒石闕也

已爾切善作施

靡乎連

善作

延屬

之欲反

善曰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

修理之也往往作達達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

也般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闕觀封巒觀

施靡相連貌也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濟曰般布燭

照也言宮館分布有光色以相照於是大厦雲譎波詭

封巒石闕二觀名連靡相連屬貌

推子唯

水

而成觀

乃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

推唯林木

崇積貌也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良曰大厦屋也

圖為雲氣水波之文以為說異推唯林木崇積貌言此

屋積材之高

仰矯

善作

首以高視今目冥

莫

眴

而無

以成觀闕

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與矯同良曰矯舉也冥晦昏亂也言舉首高望令目昏亂

正瀏

劉

濫以弘愴

敬

兮指東西之漫漫

善曰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愴大貌也瀏濫猶

言清淨而汎濫也漫漫無涯際之貌也

銑曰瀏濫清

淨也弘愴猶高大也言觀其清淨高大指其東西無涯

際

也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

善本無魂字作魄固

眇眇而昏亂

善曰

惑也

翰曰徊徨謂心驚昏亂謂迷惑言驚其壯麗令魂魄眇眇然迷惑也

據軫

零

兮忽塊

鳥

兮

鳥點五臣

而無垠

音銀

善曰韋昭曰軫

朗

作軼軼

而無垠

音銀

善曰韋昭曰軫

同周

流流行周徧也塊垠廣大貌也鵬鳥賦曰塊垠無垠

垠

向曰據依也軫軾欄檻也軼軾廣大貌言依其欄

檻周徧而行

翠玉樹之青葱兮騂馬犀之璘

音隣善

璠

廣大無垠畔

廣大無垠畔

作璠

音斌

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

瑚為枝碧玉為葉壁馬犀言作馬及犀為壁飾也埤蒼

曰璚璚文貌也晉灼曰璚音幽向曰翠碧也謂武帝

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青葱玉樹色也又作壁馬

犀牛等為飾璚

金人仡仡

本有一仡字

其承鐘虞巨兮

璚寶物文彩也

金人仡仡

本有一仡字

其承鐘虞巨兮

嵌

成

巖巖其龍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貌也嵌開張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

也嵌火敢切

濟曰仡壯勇貌言壯勇之金人

揚光曜

飾以龍文今負鐘虞嵌巖巖皆鱗甲開張貌

揚光曜

之燎爚兮垂景炎

豔

之忻忻

音忻

善曰晉灼曰景大也廣雅曰忻熱也濟曰

景日也忻忻熱氣貌言宮觀華飾揚其光曜

燎爚於上日光下照之忻忻然與熱氣同盛

配帝居

作之懸圃兮象泰壹

五臣作

之威神

善曰服虔曰曾城懸圃閭風崑崙之

次定可車

文選

八

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銑曰懸圃在崑崙山上天帝所居處也配匹言此宮觀亦可匹之太一天神也居於紫微宮言此神麗亦取象焉洪臺崛善作其獨出兮檄陟北極之尊

尊

七旬切善曰應劭曰崛特貌也晉灼曰嶸嶸概緻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銑曰洪大概至也言大

臺崛然高出上至北極嶸嶸峻秀貌

列宿廼

五臣施式於上榮兮日月纔

經於枳兩振

音真善曰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枳中央也振屋椳也振音辰翰曰榮撐風

也枳振屋宇端也言臺高列宿日月皆經歷於此

雷鬱律於巖窞

鳥叶反兮電

倏忽於牆藩

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窞洞房釋名曰窞幽也倏忽疾貌也藩籬也翰曰

巖窞山之深處也言雷聲小聞於鬼魅不能自逮兮半深窞之處電光微見於牆藩之上

長途而下顛

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言鬼魅至神亦不及其上半途而顛墜

良曰顛墜

厯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

滅

蠛而撒

匹天

善曰張揖曰陵陽子

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皆倒在下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孫炎爾雅注曰蟻蠛蟲小於蚊張揖三蒼注撒拂也向曰倒景上照也厯浮皆過也撒拂也蟻蠛遊氣也飛梁閣道也言高反出倒景過於遊氣絕出閣道而拂於天也

左攬槍而

右玄冥兮前燦

匹

闕而後應門

善曰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槍以爲旗又曰左玄冥

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燦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燦怒應門正門在燦闕之內也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攬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

翰

象方色應門正門在闕後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于以生川善曰如淳

曰言闕之高乃陰西海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汨疾也

銑曰汨疾也生成也言闕高陰於西海幽都醴泉涌出疾流而成川蛟龍連蜺奉於東厓

兮白虎敦五臣作屯園乎崑崙善曰連蜺長曲貌也敦園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孳曰天一

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崑崙山在甘泉宮中也敦徒昆切與屯同濟曰崑崙崑崙山天帝所居左青龍

右白虎言此中覽樛流於高光兮溶勇方皇五臣作於象而為之也

西清善曰服虔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樛流猶繚繞樛流高曲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

書曰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清西廂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清銑曰樛流長遠貌西清

謂西廂前殿崔魏兮和氏玲瓏五臣作瓏玲善曰晉清閒處

藍田璧玲瓏明見貌也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良曰前殿殿名崔魏高也和氏璧

也用以飾殿抗善作浮柱之飛棖兮神莫莫而扶傾善

抗舉也舉浮柱之飛棖言檐宇高峻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毛詩曰君婦莫莫毛萇曰莫莫清淨也向曰

浮柱梁上柱也飛棖椽也言檐宇高峻閱抗閱郎其若衆神扶持其傾側也莫莫衆多貌

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閭高也說文曰閭閭高

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閭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閭閭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

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總稱紫宮其中別名上林賦曰刻削崢嶸司馬彪曰崢嶸深貌也閭音浪

文選 十 翰曰閱閭

閭皆高也寥廓虛靜也言此殿高而虛步
靜有似紫微宮之高深也崢嶸高深貌馬田交錯而曼

萬衍弋戰兮岷池皐皐隗五賄切乎其相嬰善曰西都賦曰遂集

乎中圓陳師接也駢部曲列隊注曰駢猶併也曼衍分
布也埤蒼曰岷山長貌皐隗高貌嬰繞也靠音推巍五

迴切良曰駢交錯言檐棟相屬也曼衍分
布貌岷靠巍山高長貌言觀與之相嬰繞乘雲閣而

上下紛紛蒙籠以混成善曰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混成若自然也雲閣言高連雲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良曰混猶自然也曳紅采五臣作虹絲之

流離兮颺羊翠氣之宛延善曰言觀之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於其側也銑注

同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五臣作若長曲貌

遠肅乎臨淵

善曰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望遠當以亡國

為戒若臨深淵也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為璇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濟注同迴焱

標

肆其碣

徒浪切五臣作盪

駭兮披

桂椒而鬱

移

夷楊善曰服虔

曰迴焱回風也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碣過也廣雅曰駭

起也礫與披同說文曰鬱木叢生也廣雅曰棠棣移也楊

楊樹也言回風礫駭披散桂椒又鬱衆移楊也向注

同椒桂香木移楊木名言迴風疾過而鬱起則披拂香

鬱茂於

移楊也

香芬第

房

以穹隆兮擊薄

房

隔切五臣作擣

櫨而將

榮

善曰言香氣芬第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柱上枿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

良曰穹崇盛也謂香氣盛擊

薌香

呖迭

盼許以

棍本

於曲枿與博風也櫨櫨曲枿也

批

薄兮聲駢

善曰

隱而歷鐘

善曰

鐘亦香字也禮記曰燭燎

也

根同也

批

擊也歷鐘經歷至鐘也

銑曰

呖盼

排玉

疾散貌言香氣與風同歷於鐘乃駢隱而發聲

排玉

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

善曰

李奇曰

鋪門鋪首也言風颺香氣既排

玉戶而颺金鋪

又發揚

蘭蕙與芎藭

也

玉戶聽颺發蘭蕙芎

藭之氣也

芎

藭

香

草也

芎

藭

玉戶玉飾戶也

鋪門首也

言風開玉戶聽颺發蘭蕙芎

藭之氣也

芎

藭

香

草也

芎

藭

香

草也

芎

藭

香

草也

蕙香草也

帷

五臣有

彌

環

宏

其拂汨

于

兮

稍暗

暗

暗

暗

暗

暗

暗

暗

暗

暗

烏而靚靜

深

善曰

彌環風吹帷帳之聲也

拂汨鼓動之

貌

暗深空之貌

向曰

彌環聲也

拂汨動

也

稍少也

言風擊其帷慢發聲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也稍少也

言風擊其帷慢發聲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

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

夔牙之調琴

善曰

張晏曰

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莊

子黃帝曰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

夔

牙

之

調

琴

善曰

張晏曰

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莊

子黃帝曰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

夔

牙

之

夔牙之調琴

善曰

張晏曰

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莊

子黃帝曰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

夔

牙

之

調

琴

善曰

張晏曰

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莊

子黃帝曰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

夔

牙

之

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濟曰言風擊清濁之音其細如羽聲穆然相和如夔牙彈琴焉夔舜樂官

牙伯牙也皆垂般倅棄其削居今王爾善作投其

古之善樂者善曰應劭曰制曲刀也刪曲鑿也尚書曰咨垂汝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

匠注曰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之又曰

王爾無所錯其制刪般與班同濟曰般倅王爾皆古巧人也制刪刀鑿也鉤曲尺繩以准直言見此奇妙皆

投棄不雖方征倅與倅今猶彷彿五臣作其若夢善

敢為也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彷彿若夢也鄭玄毛詩箋曰方

且也征倅姓征名倅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斯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倅倅槐里

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速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誤即諦字音帝良曰方且也征僑倭仝皆古仙人名且仙人遊焉亦不識其形狀髣髴如夢中矣於是事

變物化目駭耳回

作五臣迴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

開館璇題

玉英壇

音蟬善作蛸

蛸

於綠

獲

郭胡

之中

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回謂回皇也

應劭曰題頭也棖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蛸蛸獲獲刺鏤之形也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蛸音淵銑曰言宮觀之上彫鏤變化皆驚駭人之耳目也穆然靜然貌謂天子於珍臺閒館之中靜然思祭祀之事璇題以玉飾椽英華相照也壇蛸獲獲宮觀深邃之貌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

善作思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天子曰澄心清意

言儲蓄精誠冀神垂恩也濟曰言天感動五臣感動
子澄心清魂儲蓄精誠冀神垂恩也上有廼字

天地逆釐

熙

三神者

善曰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迎受福釐也三神天地人也良曰

逆迎釐福也言感動上下迎福於天地人之神也

廼搜逮索偶臯伊之徒冠倫

魁能

乃

函甘棠之惠

善作恩

挾東征之意相與齊

齋

乎陽

靈之宮

善曰韋昭曰搜擇也逮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傑也臯臯繇堯臣也伊尹湯

臣也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韓康伯易注曰洗心曰齊齊側皆切祭天之所故曰陽

靈翰注同甘棠詩篇名美邵公化周公東征管蔡功成周業冠冠羣也魁魁傑也言擇取賢人臯伊之徒有

於陽靈宮陽靈宮名

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

芳喻

五臣作吸

清雲之流霞

善作

今飲若木之露英

善曰靡謂假靡

之籍地而為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淮南子曰志屬清雲非夸矜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

霞霞或作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良曰若木神木也言吸

雲表之霞若木之露以取清絜也

集乎禮神之圓登乎頌祇之堂

善曰禮神

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為歌頌以祭地祇向曰神圓祇堂皆祀神之所作歌頌以祭之

建光耀之長旂

所交

今昭華覆之威威

善曰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埤

蒼曰旂旌旗旗也威猶歲黠也翰同善注

攀璇璣而下視分行遊目乎三

危

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銑曰璇璣北

斗也三危山名言臺高可攀北斗下視三危山也

陳衆車於東阮苦兮肆玉軼

犬而下馳

善曰同濟注晉灼曰軼車轄也韋昭曰軼徒計切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軼

而並馳濟曰東阮東海也玉軼玉飾車軒也言陳列衆車於東海恣其車騎下馳也

漂龍淵而

還旋九垠銀

兮窺地底而上迴

善曰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九重也

言從東阮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

龍領下廣雅曰垠厓也厓亦重之義也向曰龍淵劍名言浮龍淵旋經九重之高窺見地底而上歸迴歸也

風從從

五臣作從同音從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

善曰從從疾也晉灼

曰蕤綏也濟注同言使疾風扶車轄鸞鳳銜纓綏也

梁弱水之漚

土挺熒鳥兮躡

不周之逶

於地

音移

善曰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

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
合名曰不周逶迤欲平貌也灑吐足切灑音熒向注

同灑灑不流貌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
逶迤長曲貌

宓妃

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慮好色之
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

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
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東京賦曰宓妃攸館神
用擬紀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
洛之水精銑曰西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宓妃洛水

東神也言至西極想王母上壽乃玉女亡無所眺其清
慮好色敗德故屏除美女宓妃也

瞻盧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善曰服虔曰瞻目童子
也毛詩曰螭首蛾眉

良注同言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方攬
覽
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

為資

善曰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說文曰攬撮持也精剛精微剛強也
翰注同侔法也言撮取道德

精微之理法神
明以為資用也
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

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

也尚書曰至於岱宗柴應劭曰牲玉之香也

銑曰

言恭敬燔柴以尊所求燒牲玉薰天以祭也宗尊也

搖泰壹

五臣本作招搖太一

舉洪頤樹靈旗

善曰如淳曰招作舉舉挈舉也積柴於挈

舉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

太一皆神名搖與遙同也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應劭曰

旌旆布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

上召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漢郊祀志元鼎五年秋伐

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

三星為泰一縫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

伐國 向曰招搖太一
皆星神名洪願旌名

樵蒸焜

善作
昆

上配藜四施

張善曰

曰配藜披離也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離
四布也周禮曰供祭祀之薪蒸鄭玄曰粗曰薪細曰蒸
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為焜字書曰焜煌火貌向曰
樵蒸炬火也言炬火之光焜然披離施之於四邊也東

燭滄海西耀流沙

宜所

北
燠
晃

幽都南燭

移丹厓

涯五
臣

善作

曰服虔曰丹水之涯也尚書曰弱水餘波入於流沙吳
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注曰尚書曰宅
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同熯與晃音
義同方言曰煬灸也良曰燭耀熯煬皆光照也謂東
西南北極遠而照也玄瓚虬力巨甔胡大澹敢同濟注張晏曰
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鬯甔膠其貌也
應劭曰泔淡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甔

草 濟曰瓚酒器以玄玉飾之
觶 觶器貌 觶鬯香酒 泔淡滿也
盼 蠻豐融懿懿芬芬

感黃龍兮標標訛碩麟
善曰言 觶鬯分布芬芳盛美也

作上林賦曰盼蠻布寫說文曰盼蠻布也韋昭曰碩大
也言焱標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

熾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 銑注同豐融謂饒衍
也懿懿芬芬香氣盛也碩麟遠方地名言感黃龍之瑞

動遠方 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
善曰服虔之地也

叫呼天門也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
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今帝閭開兮

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 良曰巫咸古神巫之名 儋暗
帝閭天門也言擇取巫咸令叫開天門以延百神

感 謁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善曰張晏曰儋贊也 鄭玄周禮注曰接賓

日儼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也委積也銑注同言
神蹟從衆多下於清壇致以祥瑞穰穰然委積如山也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慈棠黎五臣作善

曰晉灼曰黃圖無三巒相如傳有封巒觀三巒即封巒
觀也漢書曰甘泉有封巒棠黎韋昭曰偈息也翰曰

因事畢謂祭畢也功績既大迴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

車將歸度三巒山息棠黎館
協兮萬國諧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閭門限也決亦開也

向曰閭限決開也言天地之門開通
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無不諧和也登長平兮雷鼓

磻苦天聲起兮勇士厲善曰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

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濟曰雷鼓
六面鼓也磻大也言天子登此坂擊鼓其聲大如雷故

曰天聲也勇士
厲謂皆嚴整

雲飛揚兮雨滂沛

五臣作
霧霈

于胥德兮麗萬世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故華麗
至於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

翰曰謂天之恩澤霑霈如雲雨于胥德謂
君聖臣賢以德相輔其麗長至於萬世也

亂曰

善曰
王逸

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攝
所要也翰注同言重理一賦之意

崇崇圜丘隆隱

天兮

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曰圜丘大壇祭天也
銑曰圜丘祭天之壇崇崇隱天言高也

登降

剡

力施
爾

單堦

堦奉
垣

兮

善曰登降上下也剡施邪道
也單大貌堦堦垣圍貌銑同

登降

善注
增宮參

善作
參

差駢

步
千

嵯峨

良曰參差不齊貌嵯
峨高也言宮宇駢列

而高
嶺零嶢嶢嶺嶢嶢

洞無厓

五臣
作涯

兮

善曰埤蒼曰
嶢嶢嶢嶢深

無厓之貌

濟

上天之緯

善曰緯事也杳

日高深無厓

深遠也旭升難

知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也旭美升衆也言上天之事高遠故其美衆多也
銑曰杳高遠也
聖皇

穆穆信厥對兮徠

五臣祇善作

郊裡神所依兮

善曰李

配也能與天相對配也詩曰帝作邦作對言來郊裡而

甚敬故為神祇之所依也良曰聖皇帝也配對祇敬

也言能與天相配致敬以徘徊招搖靈棲遲善作

奉郊裡故為神所依附也徘徊招搖靈棲遲善作

招搖猶彷徨也遲遲即棲遲也毛萇詩傳曰棲遲游息

也遲音棲泥大夷切向曰招搖神名言神靈徘徊而

棲遲於輝光善作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此也輝光善作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良曰言神祇降福

故得子孫無極也

耕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秦始皇四年正月丁亥世祖親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

頌也

潘安仁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總角辯惠摘藻清豔鄉邑稱為

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

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翰曰同善注

善屬文仕西晉為黃門郎晉武帝時作賦藉

者借也借人力理田以

奉宗廟示為天下先也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

禮也

善曰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東京賦曰脩帝藉於千畝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

三推為藉千畝銑曰伊維也四年武帝四年也千畝天子藉田數也甸郊野之稱也於是乃使

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

以宮掌舍設

音互善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玄曰師猶長也然甸師而為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遺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遺謂壇及埧埵也周禮曰掌社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檜檜再重杜子春讀為檜檜檜行馬也向同善注青壇蔚其獄立分翠幕黜

丁以雲布

善曰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獄立鄭玄周

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慈霖賦曰玄雲黯其四塞黯黑貌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濟曰春尚青故用青

壇翠幕也嶽立言高也雲布言廣也蔚默皆色之深也

結宗基之靈址兮啟四塗

之廣阼

善曰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

良曰結構也址壇之

基也啟開阼階也餘注同

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

遐阡繩直邇陌如矢

劉曰膏腴肥沃也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子虛賦曰激水推移

史記曰秦孝公壤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東京賦曰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毛詩曰其繩則

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詩曰其直如矢善曰墳腴平砥魏都賦曰墳衍斥斥鄭玄曰水陸曰墳蜀都

賦曰內函要害於膏腴銑曰砥石也言千畝之田膏壤而平激引河洛之水以灌田阡陌田畔道也言如繩

夫之總

五臣作葱

撝屈服于縹軛於今紺轅綴於黛耜善曰

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總帛青色吳都賦曰鯨犇中於羣
犗說文曰犗騾牛也騾以陵切又曰縹帛青色也輶
輶犂輶輶也鄭玄周禮注曰輶端壓牛領曰輶說文曰
紺深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向曰
耜牛也輶車輶也耜農器也綴謂置之於輶儲駕於廐
車也縹縹紺黛皆青色以取東方之象焉

左兮侯萬乘之躬履

善曰駕牛儼然在於廐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

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廐一百畝也然古耕
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法於古也向曰儲
於廐左以向春郊也侯待也萬乘天子也儲牛以待天子親履耕事

百僚先置位以職

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

善曰西都賦曰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尚書曰百僚師師

也周易曰先置乎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職分
也周易曰自上下下具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

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向曰條官也襲春服言百官各以位次自一命至九命咸從天子也

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鞢鞢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魏

都賦曰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論語曰春服既成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顯漢書注曰天子出

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鞢鞢翰曰蓋春衣青故言春服也萋萋色盛貌游車天子從車也言百官皆隨從車

而行鞢

微風生於輕幘

許

兮纖埃起於朱輪

善曰幘車

曰車幘所以禦熱也吳都賦躍馬疊路朱輪累轍又

楊惲書曰朱輪者十人向曰幘車網也埃細塵也森

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

音真

善曰森盛貌也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

攸宜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濟曰森衆盛貌言羣臣皆奉圭璧於階庭位以望天子之車肅然震懼貌

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

善曰毛詩曰湛露斯匪陽不

晞毛詩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加
教也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向曰言諸侯見於天子肅然如湛露之見日衆星向於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

鱗萃

善曰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東京賦曰鵠鵲魚麗箕張翼舒又

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東京賦曰屬車九
九乘軒並轂又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
兼其中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珍怪鳥獸
萬端鱗萃向同善注前行列如魚鱗之聚也閭

闔洞啓參塗方

馬

善曰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閭闔門
西京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夾庭羽獵

賦曰方馳千駟
天門也參塗謂駟馬而行

銑曰閭闔

常伯陪乘太僕乘轡

善曰尚書

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書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翰曰常伯官名行則陪王之乘車太僕執御之官也故言秉轡

后妃獻種

直稊六龍

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

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

善曰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稊之種而獻于

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稊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殖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種也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良曰播殖器謂耒耜之屬也司農撰之挈壺氏掌刻漏天子乃御玉輦陰華蓋衝牙錚

軍行即從之餘注同

苦鎗又肖悉紕九綖七繚七大切善曰臧榮緒晉書

道玉輦大輦也西京賦曰華蓋承宸天畢前驅注曰華

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

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鈔鎗玉聲也鄭玄禮記注

曰綖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紕素也漢書班婕妤賦

曰紛綖繚兮紕素聲良曰同善金根照耀以炯古晃

注綖紕薄素練也綖繚衣聲也金根照耀以炯古晃

兮龍驤騰驤而沛普艾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

書勅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驤東京賦曰齊龍驤之沛

艾綜曰騰驤趣走也沛艾作姿容貌也司馬相如大人

賦曰沛艾赳赳銑曰金根瑞車也表朱玄於离善作

龍驤馬之大者騰驤沛艾皆馬行貌離

坎飛青縞胡於震兌中黃眊以發暉兮方綵紛其繁會

善曰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也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也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銑曰同善注言天子行車服旌旗各以方色而引前繁會言盛也

五輅

鳴鑾九旗揚旆瓊釵

吸

入藥雲罕

掩

感藹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路一

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旛析羽為旌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闐載闐與釵音義同蒼頡篇曰藥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賡藹向曰藹繁也鑾鈴也所以節行步瓊釵以玉飾鉞也入藥鉞師也雲罕

幡也盛貌

蕭管嘲

知

以啾

子

曹

今鼓鞀

步

礪

火

隱

以砒

善

蓋

苦蓋反

善

曰東都賦曰陳金石絲竹鄭玄

楚辭曰鸛鳴

嘲晰而悲鳴蒼頡

篇曰

歌衆聲也東京賦曰奏嚴鼓之嘈獻綜曰嘈獻鼓

聲也周禮曰鍾師掌鞀鄭玄曰擊鞀以和樂字林曰鞀

小鼓也鞀與鞀同砒與勻音義同字書曰砒大聲也字

指曰礪大聲也向曰嘲啾竹聲砒隱砒礪革聲也

筍

悉

虞

疑

以軒翥

今洪鐘

越乎區

外

善曰

西京賦曰

洪鐘萬鈞猛虞

越越注曰縣鐘格曰筍植曰虞西京賦曰鳳騫翥於甍

標騫音軒楚辭曰鳳騫而飛說文騫飛貌也天子之行

擊左右鐘東都賦曰鏗華鐘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

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濟曰筍虞以猛獸

為飾也軒翥猛獸貌洪大也

言大鐘踰越在區宇之外

震震

真

填填

塵

騫

務

連天

以幸乎藉田

善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蔽野埃塵連

天驚或為霧非也

良曰震震車馬聲也填填

車馬衆貌驚上也言塵上連天幸於藉田之所

蟬冕頽

迴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

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

善曰降謂臨幸也應

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田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

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向曰

蟬冕侍中服也碧玉也謂羣臣珥蟬執玉者衆也灼灼

芊芊蟬玉之色也言似夜光之璧出於璞繁茂之松依

於山言光彩茂盛也銑曰撫執也謂天子下壇執耦

也二耜為耦也坻五臣作游場臣染屨洪縻忙在手

善曰方言曰坻場也蚍蜉犂鼠之場

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糜牛轡也 翰曰
場壤也言天子游步於壤屨淖於土以執洪糜也糜牛
轡也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 善曰東京
賦曰躬三

推於天田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國語號文公曰
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撥一耜之
撥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
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法古成文
不可以文而害實也撥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
潘雜用之禮記曰帝籍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濟注
同言貴賤 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 五臣 無華裔 善曰左
以班也 作人 傳孔子

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家語注曰裔邊裔 長 知
也 良曰藉田之時都鄙華裔士女咸至其所 又 幼

雜還 徒 以交集士女頒賦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 大
聊 總

髻

善作髮 善曰雜還衆多貌也 頌武相雜之貌也 爾雅曰房至也 老子曰被褐而懷玉 杜預左氏傳注曰

振震也 說文曰褐者粗衣也 爾雅曰被謂之裾 郭璞曰衣後裾也 被音劫 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埤蒼曰髻髦也 毛詩曰總角之宴 毛玠曰總角結髮也 向曰言少長咸至也 雜還衆多貌 頌試分布也 躡踵側

肩倚

居

裳連袂

善作

黃塵

為之四合

兮陽光

為之潛翳

善曰說文曰躡追也 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 聲類曰踵足根也 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 賈逵

國語注曰從後牽曰倚 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或謂之羸褱 郭璞方言注曰褱即袂字也 說文曰袂袖也 山陽公載記曰賈誦鳴鼓雷震 黃塵蔽天 西都賦曰紅塵四合 濟曰言衆多奔競或躡脚連袂以致塵埃翳於光景

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烏吟乎聖世

善曰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西都賦曰采遊童之
歡謠劉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亂歟
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虞立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
詠德謳吟向曰言觀者皆動其容儀
發音贊美抃舞衢路歌詠聖德也
情欣樂乎善作

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

善曰西京賦曰何必昏於作勞
邪羸優而足恃尚書曰不昏作

勞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
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
日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翰曰昏疆
也言人皆勸勉而作思慮盡力於種藝之事靡推善

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

善作厲善曰說文曰
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

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向曰靡無督
責也言無人責罰人自勤勞不為程課人自勉勵
躬

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

善曰周易曰說以使人人忘其勞史記曰

秦繁法嚴刑而天下振人自悅使豈為嚴刑猛制以威之哉言不示也

有邑

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

善曰周易曰損益盈

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向曰言耕則益不耕則損故云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

善曰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漢

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銑注同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

者慎其先

善曰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調其本

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未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知

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向曰未謂商賈本謂農田也

言理人之道後其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善

作

壹善曰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尚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一專一也翰曰不任謂不以地宜貢賦也四人謂士

農工商不一不單脩其一業也
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善曰禮記曰三

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禄足以代其耕銑曰菜蔬之色謂年飢也靡無也言年

飢則朝無秩禄也
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善作必善曰言無

儲蓄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蓄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

韋昭曰虞度也左傳王曰余一人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向曰儲穡謂倉廩也虞備也言無倉廩以備凶災徒望歲之空絕也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

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良曰此物謂農也言三季衰亡皆不修農之過也今聖上昧旦

不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

恤善曰東京賦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左氏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

曰慄懼也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乏者必於豐殷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翰曰聖上君也丕大也言我君昧旦思大明至於夕惕常懷驚懼以憂於人也圖謀匱乏也謂謀

乏防儉於豐逸之時欽敬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憂也敬哉所憂者惟穀也

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善曰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漢書董仲

舒對策曰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銑曰言能三時為農以致倉廩充實謂堯湯遣水

旱百姓不飢者為用心於農以存救人之術也若乃廟祧堯土有事祝宗諏侯日

簠甫簋普淖汝則此之自實縮也蕭茅又於五臣無是

乎出善曰廟祧東京賦曰躬追養於宗祧禮記曰遠廟為祧又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

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左氏傳曰爾貢

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為酒又曰甸師祭祀供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藝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向注同言謀事於宗廟簠簋豐溢德能大和亦因藉田而致殷實縮縮酒茅鬯蕭茅皆香草也言亦出於藉田之中 黍稷馨香旨酒嘉

栗宜其民和

善作人和

年登而神降之吉也

善曰左氏傳季良曰奉酒醴以告

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讒惡杜預曰栗敬謹也左氏傳季良曰奉粢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向曰旨美也熵酒告神曰嘉栗言祭禮豐盛必當人和歲豐神降之吉祥也 古人有言曰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

也善曰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

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濟曰靈善也言孝者是天地之性人之所善也

明王以孝理善作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

晉實光斯道善曰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鄭

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良曰鮮少也言明聖之君以孝理天下繼之者少逮及也及我天子實

光此孝儀刑五臣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善曰毛詩

王萬邦作孚毛萇曰孚信也孝經子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銑曰形見孚信也言以禮儀見信於

萬國盡愛敬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

之道於祖考

百姓所以固本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
養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

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

論語注曰本基也

向

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善曰

曰祭以致孝農以固本

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翰曰能

此一役也而二美

崇農祭之道其盛德大業可謂至也

具焉

善曰一役謂藉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
作顯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向注

同二美謂榮盛
豐百姓足也

不亦遠乎不亦重乎

善曰論語文也
向曰言遠重之至

也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茅

五臣作芳善曰茅
即上甸師之所供者

毛詩曰思樂泮水薄採其芹毛萇曰薄辭也
良曰思樂甸畿詩頌篇所以美王之親耕大君戾止

言藉其農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至也向曰謂天

子至止以

其農三推萬方以祇

音脂善曰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爾雅曰祇敬也

濟曰言天子

耨

奴

我公田實及我私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

濟曰耨除草也公田謂十畝田也我私謂渠盛

之我簠斯盛我簋斯齊

五臣作棗善曰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

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

我倉如陵我庾如

音資

良曰在器曰盛器實曰渠

坻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路積穀也坻水中高地濟曰陵

坻皆小山也庾瓦器也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

善曰言念此黍稷在

言倉庾之多如山焉

此祭祀也尚書曰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 銑曰言念此藉田在於孝敬永長也謂長言孝思之道也

民力普存祝史正辭

善曰左氏傳季良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

博碩肥脂謂人力之普存也

良同善注神祇攸歆逸豫無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能歆

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向曰言神祇所歆享降逸豫之福無限也

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

善曰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銑曰慶善也賴蒙也言天子有善德天下之人

皆蒙之也

畋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廚之用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獸曰田

子虛賦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向曰

漢書云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少好學景帝時遊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薨歸成都久之後蜀人楊得意侍武帝嘗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假設此三人為辭以諷

楚使子虛使於齊

五臣再
有齊字

王慙發

五臣有境內
之士備五字

車騎

五臣

有之
眾字 與使者出畋

善曰司馬彪曰畋獵也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

車騎之衆非也

向曰使

改罷子虛過妣

五臣作詭

鳥五臣作焉

有先生

善曰張揖曰妣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詭向曰言儼罷之後子虛過為誇誕于齊

亡五臣

亡字上有而字

是公存焉坐定烏

五臣作焉

有先生問曰今日改樂

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

欲夸

五臣作夸

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

諷

之事也

善曰

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銑曰烏有先生及亡是公俱在故相

與坐定將有問焉

向曰先生問子虛與齊王改樂乎

然則何樂言獲少不應至樂子虛對先生云謂齊王誇

車騎僕所樂者對楚雲夢之事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

五臣作駕車

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

善曰郭璞曰濱涯也先生問子虛可得聞雲夢之

良曰

事乎

濟曰王齊王也齊近海故言海濱濱涯也

列卒滿澤罾網彌山

善曰郭璞曰彌

覆也

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罾罾之網也罾網覆于山也

掩兔犇

力

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割鮮滌輪

善曰司馬彪曰麟轡也音蒼韋昭曰脚謂

持其脚也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張揖曰海水之厓多

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滌濡也切生肉濡車輪鹽而食

之也擣搵也擣而緣切搵一損切向曰兔鹿麋麟皆

獸名掩謂以網掩之轡猶車輶也驚駘也海出鹽故言

鹽浦鮮牲也謂割牲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善曰郭璞曰伐其功也鄭

之血滌於車輪也

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良曰言得獸之多自矜其功也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

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

善曰郭璞曰與猶如也

銑曰顧謂齊王顧子虛而問

云楚有遊獵之處如此乎孰誰也問楚王之獵與寡人

誰勝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

馬足以言其外澤

五臣有者字

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

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

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憶

第

房

鬱隆崇

聿萃岑峯

參差日月蔽虧

善曰郭璞曰下車謙也廣雅曰鄙小也覽於有無謂

或有所見或復無也郭璞曰特獨也隆崇竦起也第音佛張揖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半見也濟曰子虛稱

臣於齊王也鄙陋也言我楚之鄙陋人有幸得宿衛時從君遊觀後園之有無且猶未徧安足知山澤之多乎

言不知也良曰唯唯應敬之辭曰言山之詰屈高峻擁蔽日月也

交錯糾紛上干

青雲罷

疲池陂陲

下屬江河

善曰郭璞曰言相樛結而峻絕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干犯也郭璞曰言旁類也屬連也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

灼曰文章假借協陀之韻也輪曰言山勢樛結峻絕干觸青雲也罷池旁類貌陂陲寬廣貌言此山旁類寬

廣下連江河也

其土則丹青赭堊

惡

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

炫耀照爛龍鱗

善曰張揖曰丹砂也青青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垺白石英也

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向同善注雌黃白垺石英也錫白臘碧青玉俱生於地故云土也言衆物顏色相照爛然如龍鱗也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

瑱功

勒

玄厲礪

而

石砮砮

善曰張揖曰琳琅也瑱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出

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玉名張揖曰瑱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瑱音緘張揖曰礪石砮砮皆石之次玉者礪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砮砮赤地白采葱龍白黑不分管子曰陰山瑱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砮砮其東則有蕙圃砮類玉 銑注同言生於石故云石也

衡蘭芷

昌待切
善作芷

若射

夜

干

善無射
十字

芎藭菖蒲泣離蘼蕪

諸柘巴苴

子餘反 善曰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蕙杜蘅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

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非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蘼芷也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 良曰圃園屬餘皆香草名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

爾

靡案衍

戰

壇

贊

曼

幹緣

以大江限以巫山

善曰司馬彪曰壇曼平博也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

向曰陲靡邪長

向曰陲靡邪長

向曰陲靡邪長

向曰陲靡邪長

向曰陲靡邪長

向曰陲靡邪長

貌案衍穴下也壇曼平寬貌言原澤上下邪長或穴下或寬平緣於大江以巫山為限畔也

其高燥

蘇則生歲

之

析

斯

苞

表

荔

隸

薛

莎

和

青

蘋

音

煩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藍也薪似燕麥也苞蘼也荔馬荔也蘇林曰析斯歷切蘼皮表切張揖曰薛藟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莎而大

生江湖鴈所食
燥謂高原也餘皆草名

其埤

界

濕則生藏菰

落

兼葭

東牆彫胡蓮藕菰

作

善

蘆菴

淹

藺軒于衆物居之不可

勝圖

善曰郭璞曰藏菰草名中牛馬芻張揖曰菰荻菰蘆也埤音婢菰音郎張揖曰東牆實可食彫胡菰

米也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蘆扈魯也菴蘭蒿也子可醫疾軒于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藕音猶郭

璞曰圖畫也

良曰埤濕下濕之地餘草名言衆草不可圖畫其象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

善曰郭璞曰波抑揚

也應劭曰芙蓉蓮花也濟曰清池池名激水謂其波激揚也芙蓉菱華水草名鉅大也言水下有砂石也

其中則有靈龜蛟鼉

隋

瑇瑁鼈鼉

善曰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

銑曰皆水蟲也言池中有之

其北則有陰林巨

善作其

樹榿枿

南豫樟

桂椒木蘭檠

革離朱楊檀

側梨棊

郢

栗橘柚芬芳

善曰服虔

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榿枿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南則字非也郭

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漆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幹名曰朱

木楊柳也張揖曰榿似梨而甘也棊枿棊也說文曰棊棊似桫而小名曰榿而宛切蘇林曰棊音郢都之郢然

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

銑其上則有

五臣有赤猿

猿四

鵲鵲孔鸞騰遠射

夜干

善曰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鳥也射干似孤能緣木

鵲鵲孔鸞皆鳥名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也

其下則

有白虎玄豹螭

萬

蛇

以戰

貔

丑

犴

五安反

螭

大獸似狸長百尋

蛇

善曰郭璞曰

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

璞曰黑豹也

翰曰下謂

於是乎乃使專

善作

諸之倫

璞曰黑豹也

林木之下餘皆猛獸名

於是乎乃使專

善作

諸之倫

手格此獸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諸賓劔於

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遂殺閭閻

向曰專諸

勇士也格擊也手

格謂空手擊之

楚王乃駕駟駁

補

之駟乘彫玉之輿

靡魚鬚之橈

教

旃曳明月之珠旗

善曰張揖曰駟擾也

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郭璞曰刻玉以

飾車也張揖曰以魚鬚為旃柄驅馳逐獸也橈靡也以

明月珠綴飾旗也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

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

銑曰駟養駁獸名魚鬚竿也

旗亦旗也橈弱也言楚王養此獸以當駟馬靡曳皆執持之貌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

之彫弓

善曰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鉞者干將所造也史記趙良曰屈盧之勁矛干將

之雄戟鉞音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隨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

曰彫畫也

向曰建立也彫畫

右夏服之勁箭

善曰服

為文彩也左者佩之於左畔

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良曰其箭利故云勁右謂右邊佩之

陽子驂乘嬖

五臣作嬖

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

五臣作凌

狡獸

善曰

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嬖阿古之善御者嬖音纖楚辭曰嬖阿不御焉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捷之獸也天文志曰案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銑曰陽子則孫陽

也皆古之善御者案節謂節馬足也未舒猶未馳也言馬足未馳已凌轢後健之獸也 楚蛩蛩

力距虛軼野馬轉衛陶善作餘音塗善曰張揖曰蛩

藏而小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蜚以走

二獸者非性心愛蜚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張揖曰

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

名陶駘郭璞曰轉車軸頭也軼轉言車之疾能過野馬

及駒駘也軼不言車轉不言過互文也 乘遺風射游騏

向曰楚麟轉皆踉蹌也餘皆獸名

倏式帥式倩牆洌力雷動姦至星流霆擊善曰張揖曰

也呂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騫如馬一角不角者

騫音攜張揖曰皆疾貌也倩干見切洌音練郭璞曰

霆劈厲濟曰遺風千里馬名游騏天上獸倏帥倩洌

奔逐之貌雷動姦至星流霆擊言車騎擊射迅疾也

弓不虛發中必決眦

五臣作皆

洞胸達掖絕乎心繫

系獲若

雨具獸揜草蔽地

善曰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說文曰皆目匡也眦皆俱同張揖曰左

射之貫胸通右肱中心絕系也說文曰肱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良曰皆目也言

射者不虛發弓必決目洞胸掖絕心系也獲若雨獸言所殺既多如天之雨獸以散掩其地焉於是楚

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

猛獸之恐懼微

古堯劇

受訕

音屈五臣作謫逸楚辭注曰弭案也郭璞

善曰王

曰執疲極也司馬彪曰微執遮其倦者受屈取其力屈也銑曰弭節安志也徘徊翱翔容與謂自得也言王

安志自得覽幽深之林觀壯士之奮怒猛獸恐懼邀遮倦者而取之執倦也

殫觀衆物之變

態善曰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貌也於是鄭女曼姬善曰殫盡謂盡觀衆獸驚變之態

善曰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貌也於是鄭女曼姬善
向曰殫盡謂盡觀衆獸驚變之態

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
向曰鄭女鄭國之女曼謂容色曼澤也被阿錫錫

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
向曰鄭女鄭國之女曼謂容色曼澤也被阿錫

揄

五臣作
投縵馬
縵曰縵
善曰縵
張揖曰
阿細縵
也縵細
布也揄
曳也司
馬彪曰
縵列子
曰鄭衛
之處子
衣

阿錫戰國策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
 鏡曰阿錫細布投空引也紵縞縞也雜
 纖羅垂霧縠

善曰司馬彪曰纖細也張揖曰穀細如霧垂以為裳也
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良曰雜謂錯雜纖細也霧

穀其細如霧
垂之為裳也
襞必積積
褰側救
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善曰張揖曰襍積簡齧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
弗縐有似於谿谷也齧許白切向曰襍積褰縐縫綴

貌紆徐委曲裾下垂貌攢撓謂
文理第鬱然有似谿谷之狀
紛紛排排音非五臣作
紛音非霏霏

揚施

示以成

卹削

善曰郭璞曰初初袞袞皆衣長貌也張揖曰揚舉也施衣袖也成削裁制貌也

施

弋尔切

鞞同善注

作飛

兼思

垂髻

交扶

與猗

於綺切

五

靡翕

呬

呬翠

蔡下

靡

作摩

蘭蕙

上拂

羽蓋

善曰司馬彪曰

襪袪飾也

髮燕

尾也襪與燕尾皆婦人袷衣之飾也蜚古飛字也張揖

曰扶持車輿相隨也翕呬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垂髻

飛襪飄揚上下故或摩蘭蕙或拂羽蓋銑曰髻錯翡

帶也言美人等被麗服扶楚王之輿倚靡相隨貌

翠之歲

綈繆了

繞玉

綈眇眇忽忽

若神仙

善無

之髣髴

仙字

之髣髴

善曰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為首飾也楚王車之綈以玉

飾之也郭璞曰綈登車所執言手纏綈之郭璞曰言其

容飾奇豔非世所見也西都賦俯仰如神戰國策張儀

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間非知而見之者

以為神濟曰言以翠羽為首飾歲羽毛貌玉綬謂以玉飾綬綬者執以登車繆繞綬長貌眇眇忽忽猶非

人所常見髴然若神仙於是乃相與獠良於蕙圃嫫嫫蘇勃窳

而上乎金隄善曰說文曰獠獵也韋昭曰嫫嫫勃窳

曰獠獵也言與美人同獵於蕙圃嫫嫫勃窳美人上隄貌拚翡翠射駿侯儀微矰

曾出熾五臣繳之施弋白鵠連駕善作雙雙下下玄鶴

加善曰方言曰拚取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駿驥驚雉也

周禮曰矰矢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言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驚也列子曰

蒲且子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爾雅鶴麋鶴也又曰下落也戰國策臣能虛發而下鳥高誘淮南子注曰加制也

戰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脩矰繳將加已也翰

曰揜謂網取禽也翡翠鰲鰓皆鳥名矰弋矢也繳射綸也駕鷺雙鶴玄鶴皆鳥名連加謂以射綸宵也

而後發游於清池善曰郭璞曰怠倦也向注同浮文

鷁揚旌棹祭張翠帷建羽蓋善曰張揖曰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棹船舳

樹旌於上棹依郭說翠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也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張揖曰鷁水鳥也畫於船首故曰文

鷁也揚舉也棹楫也帷蓋善作璚紫貝善曰郭璞曰紫

貝紫質黑文也東京賦曰璚璚不簇注曰璚璚珍名不簇不又簇取之為器也西京賦曰撫紫貝注曰相貝經

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銑曰璚璚楚金鼓吹鳴籟榜

璚紫貝皆水蟲也言以網鉤取之從江孟人歌聲流喝於邁反善曰韋昭曰檝擊也郭璞曰

金鼓鉦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

主唱聲而歌者也郭璞曰聲唱言悲嘶也喝一介切嘶蘇奚切良曰喝列籟蕭也榜人船人也言擊鼓吹蕭

與船人歌合水蟲駭波鴻沸蓋涌泉起奔物揚善作會善故其聲流利

郭璞曰魚龜躍濤浪作暴湓激相鼓薄也湓普頓切濟曰水蟲魚鼈之屬也駭驚也波鴻水鳥也沸猶亂飛

也奔物謂急波也言涌石相擊礧礧礧礧泉騰起與波相會合也礧五臣作磊對切

苦蓋反銳曰言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轉石相擊而為聲

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胡騎就隊大纓所乎淫

淫般盤乎裔裔善曰文穎曰靈鼓六面鼓應劭曰按次第也左氏傳注曰隊部也司馬彪曰皆

行貌也向曰謂轉石聲似雷霆也聞數百里之外言聲遠也翰曰言將息獵者必擊鼓起烽火以招士卒

也車兵車也言車騎各案次第以為行隊
纔行般迴也淫淫商部伍分列之貌
於是楚王乃

登雲陽

五臣作陽雲

之臺

善曰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王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

曰陽雲臺則高唐觀言高出雲之陽故以名

怕

五臣作泊蒲各切

乎無為憺

五臣作澹徒監

切乎自持勺

知藥略

之和具而後御之

善曰郭璞曰養神氣也老子曰

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怕無為也廣雅曰憺怕靜也神女賦曰瀨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怕與泊同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鵲香稻鮮魚以為芍藥酸恬滋味百種十名之說是也服氏一說以芍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芍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調和之言於義為得銑注同言以無為之道靜而自持芍藥調和也謂

具五味而後食之御食也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與將割輪

焯

七

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

善曰韋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

曰焯染也毛萇詩傳曰殆近也

翰曰不若不如也言

楚王雖獵則以無為自持具五味而食豈如大王終日

馳獵曾不下與以將割野食而

為娛樂臣竊觀齊近不如楚矣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

烏

五臣

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

齊國

善曰郭璞曰言有惠賜也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

為遠

濟曰是何言之過也謂責子虛以遊獵之事對

齊王也足下者烏有先生稱子虛也貺惠賜也言足下

不以千里為遠而

來惠貺齊國也

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

者出畋

五臣作田

乃欲勦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

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

五臣無也

字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國語曰勦力一心賈逵曰勦并力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銑曰勦并力也左右謂使者左右謙不斥言言齊王欲以車騎與使者出田齊王問楚地有無者欲聞大國風烈先生遺餘之論向曰

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

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

善無有而至此一句

無而言之是害

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

五臣有也字

而

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

善曰郭璞曰以爲高談顯明也

倉閭也樂毅與燕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義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非也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使者失辭爲輕於齊使非其人爲累於楚也向曰言爲有先生責子虛不述楚王之德而陳雲夢田獵侈靡之事良曰若如也必如所言淫樂之事則非楚國之美實有而言之是彰君惡無而虛言是傷足下之信也濟曰二者謂彰君惡害已信言俱無可行者而先生行之不信是

且齊東渚

善作渚

鉅海南有琅邪

善曰蘇林曰小洲為階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為渚也
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
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階或作渚銑曰自
此已下為有先生陳齊境界以折子虛也鉅大也言齊
以大海觀乎成山射乎之罘音浮善曰張揖曰觀闕
為渚

上築宮闕也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獵其上也肅
直瑞切良曰成山館名可以遊覽罘山名可以射獵

浮渤澥

游孟諸

善曰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文穎曰
宋之大澤也故屬齊向曰浮亦遊

也勃澥海分支水
名孟諸齊之大澤

邪與肅慎為鄰右以賜

善作湯

谷為界

善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司馬彪曰湯谷
日所出也以為東界也言為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

也翰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外賜
谷日所出處言齊境界皆鄰接

秋田乎青丘仿

善作傍

隍

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

勅戒芥善曰服虔

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詩曰海外有截張揖子虛賦注蒂芥刺鯁也

濟曰青丘

國在海東言齊之秋田至彼彷徨然遊於海外觀其境土之大吞如雲夢澤者八九於齊國之胸中亦不為刺

鯁也

若乃倂

陀

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嶸

五臣

作

充牣其中

五臣有者字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高不能計

善曰

郭璞曰倂儻猶非常也廣雅曰瑰瑋琦玩也高唐賦曰

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嶸與萃集同禹為堯司空

辨九州名山別草木高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

曰契善計也廣雅曰充牣滿也銑曰言非常瑰美珍

怪寶物鳥獸之屬萬端如魚鱗之聚充滿於山澤之中

禹善分別草木高善算也言其中草木禹不能名之禽

獸之多高不能計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

善曰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言見先生是客也向曰以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此

遊戲苑囿之事先生謂子虛也具以禮先生為賓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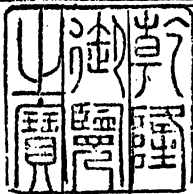
是以王辭

五臣有而字

不復何

為無以應哉

善曰司馬彪曰復答也向曰先生言齊王禮客故不反答何為稱無以應僕哉



文選卷七